

## 《张隐韬烈士日记》连载(二)

河北省南皮县档案馆

【十月】八日 苏俄代表加拉罕君，以诚恳之美意与中国合好。而中国在历史上、地理上、人群上之各种利益看来，本有合好之必要和可能。但半殖民地而受外国帝国主义者之协〔胁〕迫，而一般媚外军阀，遂仰外人之鼻息，以致加氏几归于无望。孙中山君初受加氏之电以达交涉之意旨，孙氏当即复电云：“……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，使双方采用一种共同政策，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共处，及脱离国际帝〔国〕主义之信中俄亲善之可能，此言诚是。余深信，中国国民诚挚的希冀贵代表团之成功。——但最大之困难，即与彼不独立、不完全、不能代表民意，且已失去国家政府的外貌之政治团体进行商磋。彼辈之外交政策，实际则仰列强之鼻息。阁下已得中国阿谀〔谀〕外人之好例，彼请阁下以美国为模范。——而阁下则驳之以‘俄国永不追随美国，更绝不签署于某一牒文若临城为通牒者。俄国绝不要求治外法权及强迫订约，或在中国组织司法行政机关。凡损及中国主权之种种利益，俄国均愿放弃。俄国对于中俄关系，业已建设绝对平等之原则。’等语。可谓功当之致……”。

九日 现下当秋收之时，我因脚步太懒了，从未去过我个人的田禾中一次，所以就着今天无事，便到村北一行。方至田次，见玉表兄正从事于割熟禾的工作，见我，便将那副尘土布满而漆黑的面腔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也想到地里去走吗？”我答说：“是的，你辛苦啦！”他道：“作苦农人的事业，再有什么法子呢！？作农苦，还再罢了。惟独生活上，真是更难提的。俗语说：‘作牛似的活，吃猪似的食。’农人真是和畜类一样的啊！……”我听了这些话之后，本想和他多谈几句，解释他的忧闷之气。又想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工夫是很宝贵的，正好略应酬，遂口谈两句罢了。

十日 这天是民国成立的十二年纪念日。在十一年【前】这天的时候，曾在北京参与“裁兵废督”的国民大会，今天我来到乡间了，自然不能身临其盛的。但虽成立十二年的糟糕民国，民人对他已经绝望了。而不识时务的曹琨，还想坐坐大总统，并在今天实行就职。——不过，急促进民国之速于倾复罢了。所以，凡有改造时局人们，快快努力携手前进啊！

十一日 接到佩寰<sup>①</sup>兄在京新办的《益群报》三份，是在双十节日出刊的。前我在京，曾派我作该报的编辑员，并教〔叫〕我进〔尽〕点义务——每月捐洋一元。但我竟因事还里，未能言符其实，这实是一件歉事。但我不久就要外行，此事必得照办，以彰我初在社会作事的“信”字。稿子也当作两篇，负我应进〔尽〕职务的义务、责任。

注：①即江佩寰。

十二日 去北京树德兄<sup>①</sup>一信，问其进行电车上的事快成否？闻在过年正月开车，谅进行此事，必不为晚也。姑待其回音，以看若何？

注：①似为共产党员于树德。

十三日 接纾青兄一信。其所讲的意思，就是对于团体的怒愤，并将来怎样进行的计画等等。咳，纾兄！亦良苦哉？如我的政策，在足以成功，自然我们可以吐气扬眉。如无

效，当奈何！——然事在人为，所有之机会，当多多矣。……语云：有志者，事竟成。此言尤是。

十四日 看《社会主义史》。晚，去马村取报。

十六日 关于西北的事，从我到家以后，池、珊、珍<sup>①</sup>三兄终无一字报告，真令我急闷而欲死！莫非已发生意外之变？……但听以后之消息再说吧。

注：①似为魏华池、张树珊及赵禹珍。

十七日 筱藏表妹是个天真很清雅的小女孩子，自我姨母在前年死后，便在我家寄居。我因常外行，亦足以慰外祖母之高年忧思，因我幼时，即外祖母扶养而得成人故也。今日回家吃饭时，她告我说：我因你回家多日，要在此当中从你读书，不知你可否与以充分的同情教我？我遂许之，以今日为始焉。

十八日 今日为旧历之九月九日，即重阳登高日也。我遂与和兄携酒去村南之土丘上，席地而坐，彻根而谈判今日之时局变动，及将来之达于若何程度，而将有何等之建设。……种种问题。

十九日 我因在家中的居住等事，太龌龊了，遂于今日移至舍之南宛的青榆书舍内。是屋很清洁，庭亦颇广，树木亦多，良休息观书之佳处也。——自昨夜，濛濛小雨，今天到晚才止，于麦苗之发育上，当有大益。

二十日 今天的晚上，凉风漂漂的吹动，我身穿的夹衣，已经被无情的凉风浸入了，便人在我的休息室——青榆书舍。拿了很薄的棉袍穿上，始将我身上的温气保持住。在窗前的书桌上，拿过我尚未看完的书——《社会主义史》，继续又看将下去。正看在意浓的时候，忽然飞来一个孤独的蚊虫，嗡嗡的从我的头上飞向灯前去。一扑，便伏在灯火燎热的遮光纸上，温暖他将死未死而可怜的残命。我也抬起头来，欲闭强睁的眼来看瞧他。我因为他在炎夏的时候，是无情的吸收我们身上的血液，真是厌恶的他是了不得！我们为防他们的害，曾正〔整〕夜的不安于眠，用尽心思防制他，正在天气很热，是他们正得势的时候，亦不【能】将其若何。哈哈！蚊虫，你为何也有了“命到穷途”的时候呢？我今日定要将你制死，来出我以前的鸟气！他竟振翅飞起，向我哀鸣，意欲令我放过他，以怜其孤身之堪悯。我因时迫孟冬，令其多活几日，岂能脱出死之一途，而能复振其势，而与我相博乎！遂将其放过，重看我所看的书——《社会主义史》。

二十一日 接孟雄、永滋、树珊诸兄的信各一件。我这几天所看的书——《社会主义史》，在今日的晚上已经看完了，此书的内容【有】很多兴味之处，并且材料也很丰富，原著者为克卡朴，经李季先生译为中文了。——社会主义的初期，当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开始，国内发生一种极端的乐观主义，这算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者，而圣西门和傅立叶即是此派首倡者。一八四八年，就有路易柏郎和蒲鲁东亦起而提倡是说。至一八三五年，有一班人在涡文（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）庇荫之下，组织一个团体，得了很夸张的头衔，叫做“万国各阶级协会”。——然他们著的书很多，并未发生很大的效力。（一八三〇年为社会主义史上一种重要的纪元，就圣西门和傅立叶两派的活动，达到最高的程度，也得到变成具体雏形的机会了。）英国社会主义的初期，为涡文先生。至一八五三年，英、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终止，毫无一点重要的结果遗传下来。——于是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领袖马克思、昂〔恩〕格思〔斯〕、拉塞尔、拉伯尔塔斯四人，遂代之而兴。（“国际工人协会”，是马氏立的；德国社会民主党，是拉氏立的。）建立了坚固的基础。——此书我不知其何年著成，但民国九年七月，才

备〔被〕李季译成中文。关于马氏的学说，并未与以充分的同情，而俄国革命，也叙述的很不明了；而中国的初期，他说是孙逸仙先生在一九一〔一〕二年〔在〕南京组成的，然不久被袁世凯给解散了。我想这些事情著述的所以不十分阐明，是此书著的太早了，这十许年的社会运动，也该编辑的了。

二十二日 今天的上午，我去村北闲游，一望万里的阡陌，几乎地中已经空光了。绵亘不断的青郁菜地里，还到〔倒〕有几分的可爱景况。因为万物枯死的秋天，青青可爱的苗子，将要暂别了，似乎有些不肯分别的意思在肚里，遂不知不觉的信步走进〔近〕他，要和他谋一年的中间之最后相聚。可爱的青苗，你可否不抛掉了孤独的我，伴我过这无情而凄淡的冬天呢！

二十三日 接到纤青兄<sup>①</sup>的信一件。

注：①即贾纤青。

二十四日 今日崔清源兄来，和我商议办理书铺一座。——此事我很赞成，因为蔽塞的乡间必要有一正当的学生消费品，才能开此固完的风俗。并照我的计算是：成立书铺——即学生消费合作社，作为第一步，以后可以附设乡村图书馆及农民阅报室、农民消费社等等，那才是我的真正的对于南皮县的希望。

二十五日 朱永齐弟来，所谈者，实毫无听闻之价值及不堪入耳之言，诚厌人也。齐弟，你是乡间的小地主，你的生活自然是很宽裕的，不受什么经济压迫的。但在一般的俗人，自然是仰慕你的富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你吃了资本的亏了。假设你生的景遇和我一样，必定不能以少年的英才，到〔倒〕养成朽木不可雕的东西的。

二十六日 看托尔斯泰的小说集。

二十七日 我来家已许多日了，关于我家庭上所办理的一切事体，真令我无一处表示满意。我的心血已要尽了，伤心世事已达到了极点。咳，人情恶劣，风俗日墮，我觉着处在今日之社会，如捲入是非的旋涡。办多少意所不乐办理的事，听多少意所不乐听的话，麻烦极了，心将碎了。世道人事，兼〔简〕直是不堪再入于我的耳鼓！唉，这就是人间地狱，茫茫之罪海也！触目伤心的事，还有闻问的可能与必要吗？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，如同处在凄悲的酷苦的境地以内，万物都很寂寞的，若像应和我的悲心。我不能多写了，也不愿意多写了！咳，那时可脱去人间的一切苦恼之事？

二十八日 我自京旋里时，我的最堪怜悯、最可亲爱的母亲，再三的说她在外的艰难与困苦，要想回家过这个乡间的安乐生活。我来家以〔一〕看，乡间的古风已复不古了，人情已经大变了，绝不像以前的朴素厚诚的乡间了，已改换本来面目，成为鬼诈的、奸滑的、刻薄的、无情的暗淡的社会了。但我母即〔既〕有这个意见，我倒也稍为表点同情，因为以这个乡间和一日千变的津京相比较，总还算好点不多，我正好图谋乡间的安身必需就是了。——今日接我母一信，为安身的宅子事。

二十九日 我的伯父已是死了的人，但对于我和我的母亲，可算是太可恨、太无情的人了。自前三年死去之后，家中已无毫丝的积储，抛下了奸宄的我的伯母和可怜的我的二个兄弟，差不多他们的生活都是赖我维持。故然是我当然的事，可是我的生活也太难了。于是，伯母便去外边，以十指供其衣食，我母便将二个兄弟教〔叫〕到我家同住。我和我母是常不在家的，在前年饥荒时，所有家中什物都被二个兄弟卖尽，我来家只有借住我外祖母家而已。但我回想家运的不好，所经过的一切艰难困苦，能不令我泪下？咳，尚何言哉！尚何言哉！世

事若此，亦何怪乎！

三十日 今日接我母的信说：“汝在家暂居，事不谋好，可不要轻易外出；如在家郁闷，我可以给你订报纸一份，以慰你无聊之苦，且知今日政府的一切变化……。”但是，我已经厌恶今日的社会，实觉无有言谈和闻问的必要了。并且我有很多的书籍供我观览，也不觉太是寂寞。故我已去信，不必多此一举，而省点金钱，以免经济之束缚也。并问我宅子已当好否？

三十一日 今日接北京的信，为所办的《益群报》向我索十月、十一月份的义务费事。但我近日被经济压迫的这样不了，生活恐怕要起恐慌，那有余剩的钱来答复这一项。但我即〔既〕应之于前，岂可食言于后，我止有去信后日补足就是了。这件事，岂不是又是我难处的一件事吗？

十一月一日 今日接章龙<sup>①</sup>兄信谓：“……兄对北地同志失望，亦系事实使然。……而对于外来拂意现象，又何妨达观一些。历观能负革命使命的人，未有不于失望中渐去求希望也。鄙见而此，未识兄以为然否？……弟居此虽十分勉强，然每一念及吾人前此之辛勤，在狱同志之苦痛，遂不得不抛弃一切。至于他人进退，力能及，则劝导鼓舞之；不及，亦不便戚戚也。……”。此信我接到之后，读其辞而忆其旨，并回想前时之流离辛苦，已泪流满襟矣。噫，举大事，非有坚决不拔之志和百折〔折〕不回之精神，岂能成之乎？此信，真我病之药石也。

注：①即罗章龙。

二日 今日单旭爷来，为他的宅子事。因我在京，我母曾再三叮咛，后又来信问讯，此事已成否？我便在此当中，去旭〔爷〕二信，令其从速完了此事。遂说明当价二百五十吊正，此事算已了结。

三日 旭〔爷〕并有村前地亩半，情愿当我。遂设价八十吊正，已立契约，宝轩舅作为中人。

四日 接纡青兄来信谓：“……我因经济困难，甚事也不能作，而且债务日益加重，心思非常忧闷。深夜自思，既到这步境遇，欲退不能，欲进无门，将不知如何是好？生于今日社会中，黑暗遮盖。前进吧，障碍发生；后退吧，维有自杀之路。……人要入于自杀之途，殊不值得，所以我还未有自杀的勇气。认定人生的价值，往前走去，没有牺牲，那能得到幸福？原来，人生是劳碌过世，幸福乃最后的一幕。缓进不成，急进也是不能，除非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实现了。……”。

五日 我在乡下住的非常忧闷，故联合我极可靠的同志，及在沧<sup>①</sup>的故同学，设立西北运动促进会，专办理新、蒙及三特区诸事宜。

注：① 即沧州。

六日 崔德臣兄来，为我去西北的款子事。

七日 为西北事特开一讨论会，专讨论扩大及进行诸问题。

十五日 这几天我忙得很，故无从详记。我计画的西北事，已有眉目，特定明日起程。

十六日 早五时骑驴起身，外祖母因年关在即，很不欲我出外，别时颇觉怅然。晚，抵沧。

十七日 登晚车去津，次于兆岐兄处。

二十八日 在津住了这么久，因诸事太于杂乱，时间太于迫促，故将日记忽之甚久。

十二月一日 今日去京，次于新平路之张宅，晚去鲍家街之新庐永滋<sup>①</sup>兄处，并与谈西北事。

注：①即于树德。

四日 去纤青、孟雄二兄处闲谈。

六日 去铁匠营昆弟<sup>①</sup>兄处，适中夏<sup>②</sup>自上海到京，为团体之意见事。并有唐山之阮章来京。

注：①即张昆弟。

②即邓中夏。

七日 与中夏谈话，很引起我心之不快。但我绝不因他的话，败我的性〔兴〕，适足以鼓励我工作之努力！

十二日 去康庄，与周兄谈论京绥路工事。

十三日 去张家口，颇觉气象焕然一新，精神也非常快活。

十八日 适于张会赵禹珍兄，彼谈西北情形颇详。

二十日 洗澡时会张胡子及其同行一人，伊谓：系去库<sup>①</sup>，为军事行动事。

注：①似为库伦。

二十六日 去阳高魏华池兄处，伊对我报告伊去后套的一切情形。

二十八日 去王官人屯，与晓臣及贾锋谈论该地情形，及内蒙一带的状况。

二十九日 与李泽去大同。

三十日 返张<sup>①</sup>。晚，去街游玩。

注：① 似为张家口。

三十一日 今日是阳历的年节日，本当与相知之一流人欢乐而庆祝之，但我正在奔波落魄于风尘之际，此等欢乐之心，毫无兴起，故此日亦无异于常日。——下午去禹珍<sup>①</sup>处，讨论西北进行事。

注：① 即赵禹珍。

十三年

一月一日 郑业君衔铁委<sup>①</sup>令自京来张，遂得萍水相逢。晚与李泽兄去泰安栈，和业兄闲谈，议论京绥路工之近日情形。——去孟雄兄一信。

注：① 亦称铁总，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简称。

二日 连升兄去业兄处，报告会中之各项事宜。午，同餐并去柳巷同逛，精神尚称愉快。

三日 禹珍与业谈论西北事。

四月 业去大同，遗信一封，使我带京交昆弟。——我亦急办理各项事体，拟明日返京。

五日 乘车至康庄。

六日 至京。次鲍家街。

十日 我这几天未外行，以劳苦太甚故也。

十一日 去纤青兄处，不意树彝兄亦由济南来京。来京之原因，系以吴容沧之在济被捕之波折〔折〕所致，我闻吴之事迹，不免使我心中戚然，而为之痛而欲泣也。然吴兄无论经济若何困难，不应挺而走险，至此一途。再其精明，卒能判决前途之希望若何？无乃〔奈〕精明一世，而糊涂一时也。然不知以后之结局，将至若何地步？噫，亦云太恶作剧矣！

十二日 郑业托我交张<sup>①</sup>之信，忽已数日之久矣。我因在京时之被其轻视之态度，实无

与之相见之必要。即我以送信之名前去见他，似乎我之身价一文不值矣。然我不将此信送去，应即不收此信于先时。故特将此信装于另一函内，寄去铁匠营昆弟处。不知其看此信之后，作何感想耶？特将郑之原文录下：“昆弟：弟到口<sup>②</sup>后，下泰安栈。随即去访连升兄，适不在会，与隐韬兄相遇，转识李泽兄相谈相快。此地情形极好，工友相齐心，团结极坚。……韬兄尤努力，与工友甚洽，很可指导一切。……而总会甚集权，一切事务，支会必呈于总会，经经〔总〕会批准，始能执行；支会间不得互相往来公函。盖京绥全路，工友尽是北方人，性习强悍忠诚。……如此地办好，则西北运动必能有大发展，苟有痛快勇敢之同志来，至不难鹏飞猛进。……再，隐韬感京中同志之冷落与闹意见，甚觉失意，望千万勿妄〔忘〕记此忠诚做事之同志；且其从先之努力，未受团体安慰及奖励，亦是团体之大错！弟会此同志，心中非常快愈！但不知团体何为以此冷静〔淡〕态度而待之。再者，此地关于民党之活动较易。韬兄云：很可以收拾些有作为的份子。……”

注：①即张昆弟。

②即张家口。

十三日 今晨去新庐访体善，不晤。行至石驸马大街西口，适与昆弟相逢，盖其接到郑信之故也。然稍谈即别。

十四日 去孟雄处，拟办一份报纸，定名为《市民周报》，未知能否办成？——我近困于经济，不得不在京谋一临时职业。究竟报纸的力量是很薄弱的，假设我的西北运动之机会一到，我当仍本始终之精神去进行一切。故我对于这个出刊物，未有极大的决心，其成否系赖他同志之努力。然我于在京之期间内，亦当竭力维持该报之生命。

十五日 美国的“德模克拉西”主义，中国之留美学生及在美之华侨，组织新中国党，并派人回国着手进行。拟在京、津、申、沪等处设立支部，更不知其以后之进行效果若何？

十八日 去昆弟处，与利和晤谈颇久。

十九日 体仁兄结婚之期，我与陈兄买礼物去安处道喜，各事很是简单。

二十日 由纤青转给我先瑞一信，系自湖南安源寄来。谓：“该地某校少一教员，欲我充其任。如去时，便预为去信，将路费即寄下。”惟此事须待斟酌，不能一言决定也。

二十一日 今日我心颇不快，忽若有所失，并恼〔脑〕子痛甚。欲出外游散，奈风颇大，便到体仁处稍谈，但毫无兴味，即回寓未外行。——接到家中安报一封。

二十二日 近一二年来，各省之股匪几无地无之。河南之匪首老洋人，将河南闹个不了。吴小鬼就一点的法子也不设，任匪等之胡为。前几天老洋人虽已伏法，但其羽党均投往豫东一带之王卯处，势甚猖狂！该地乡民谣曰：宁教王卯抬（即架票之义），不愿官兵来。——咳，由此可知吾国军队之纪律一斑矣。将来中国前途，常此不改，尚堪设想乎？

二十三日 接到俄邦电，知列宁已于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因操劳过力而逝世。特与同志等，拟与二十六日下午在北大第三院开列宁遥祭大会，以表哀忱。

二十六日 下午去北大莅会。到会者千余人，加拉罕亦至会场讲演苏俄近日之内部坚固情形，绝不以列宁之死影响俄国之前途云。到会者均给一列宁小影，五时散会。

二十八日 去张、魏、周、李各一信，为开会事。

二月一日 去前门外闲玩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（责任编辑 叶志如）